

在舞台剧《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导演赖声川看来,相声现在又遇到了困境——

谁可以来拯救相声



■《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剧照



文化观察

每个春节,中国人对相声的期待,达到了顶峰。今夜,我们说相声,不是说段子,而是性命交关,事关相声未来。

可惜,“就像三十年前的台湾地区相声,如今的相声其实又遇到了困境。”胡子花白的赖声川说。于是昨夜,上剧场里座无虚席,眼望着一台曾经拯救过台湾地区相声的《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幻想着,我们的相声也该有一个脚踏七彩祥云的英雄,让这笑声,绵延下去。

三十年前的赖声川

三十五年前,赖声川背着行囊,从美国学成归来,踌躇满志,打算要在舞台上一展胸中抱负,不负平生所学。然而离开家的五年,家乡仿佛少了点什么。

“我去美国读书前,相声在台北大街小巷处处可见。我回到台北,连唱片行老板都不知道相声是什么了。”赖声川说,“相声在台湾地区死得太突然了,非常超现实。好像就从来没有存在过。”

夜凉如水,台灯下,赖声川在书桌上铺开纸,给自己定下题目——“相声死了,我们应当是什么态度?”却又迟迟无从下笔。他有些孤独,“除了少数关心文化的知识分子。”谁又会在乎相声的生

死呢?几乎在绝望中,他完成了“表演工作坊”的第一个作品——《那一夜,我们说相声》。

谁曾想到,一篇祭文,引来万人空巷。赖声川站在剧场门口,望着买票的观众排了一公里的队。他看清了,相声在中国人心中的吸引力。“中国承受的苦难太多,喜剧形式非常少,相声就是我们中国人土生土长的喜剧形式。”所以中国人从心里爱它。当时,台下坐着的冯翊纲还是学生,看完这个戏后就决心要说相声了,也就有了日后的“相声瓦舍”。就这样,无心插柳的赖声川,让相声奇迹般地在台湾地区复活了。为此,他还被央视请去做过相声比赛的评委。

几十年来,关于“相声”,赖声川前后写了七个作品,是他所有戏剧作品主题中最多的一个,足见大师对相声的情感不虚。这次来上海演出的《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只是其中之一。沧海桑田,穿过岁月的赖声川说,如今的相声又遇到了困境,“看上去相声好像比从前多了,但其实距离传统文化越来越远了。”有一次,社科院戏剧研究者陶庆梅问赖老师,相声还有下一夜吗,他说不知道,因为“要坚持传统的方法,太难,太难!”

再难,赖声川还是坚持了几十年,一直折扇长衫,有趣清爽,嘴里干净,回味悠长。

三十年后的郭德纲

赖声川在台湾“救”相声的时代,还好我们有电视。那片笑声蕴含着阖家团圆和人生百态,是80后90后童年最暖的记忆。后来,电视机前的孩子们长大了,世界斑斓活色生香,面对电视上的相声笑不出了,就像再也无法为了一部动画片废寝忘食。

跨过“千禧年”,相声总还是要说的。仿佛一场美丽的初恋。正好你来,恰好我在。郭德纲走进了当年那群孩子的心中。

上剧场里,赖声川在表达着对相声忧心忡忡,郭德纲正忙着在综艺节目里通宵达旦。这些年每次见到他,都是在综艺节目的现场。艺人参加综艺节目是性价比最高的,周期短,来钱快。参加的综艺节目和拍电影,开饭店,卖红酒……都是他的生意。曾经问过他,你这么做得得起相声吗?他底气十足,家里这么多人(德云社),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最近一次见到郭德纲是在《欢乐喜剧人》的现场——又是一档综艺节目。高台之上,他向在座参加节目的喜剧人,讲述着自己的德云社过去一年的成绩:总共巡演了几千场,五千人以上的剧场演了几百场……自己的票几千元一张。这些票房是很多喜剧人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的高度,包括他口中的祖师:马三立、侯宝林……

提起侯宝林,那是他口口声声的恩师侯耀文的父亲,大师带头净化相声,提高相声的审美趣味,抛弃了过去粗俗低级的非艺术成分。祖师大力抛弃的那些下三路的成分,现在都搬上了“五千人的体育场”。问过他这么说不妥?他解释,是为了满足现场众多观众层次不齐的欣赏口味。

两个段子,都是郭德纲自己说的。一个是苏小妹苏东坡与佛印的故事,大约讲的是:苏东坡问佛印:“你看我像什么?”佛印回答:“我看你像一尊佛。你看我像什么?”苏东坡说:“我看你像一坨屎”。苏东坡觉得占了便宜,回家苏小妹得知此事说:“哥哥,你吃亏了,他看你像佛是因为他心中有佛,你看他是屎,你说你心里都是些什么?”另一句也是郭德纲常说的,“说相声盼着死同行!”几天前,一位相声名家丁广泉去世了,他曾说过,郭德纲距离成为领军人还有很长的路,至少要先搞好内部团结。

如今门庭若市的德云社,像极了郭德纲当年拼命想进入主流相声圈的时候。千篇一律的趣味和手段,也和当年穷途末路的晚会相声如出一辙。

《千禧夜,我们说相声》的舞台上,百年岁月,如同嬉笑中的一场大梦。其实,相声总是包含着厚重的主题的。

笑声之后,一阵索然,止不住的苍凉…… 本报记者 吴翔



马上评

责之深,恨之切。老舍的《茶馆》有一句:“我爱大清国,我怕它完!”我们也爱相声,我们也怕它完了。

所以,揶揄了几句,郭老师您……千万要往心里去啊!您的德云社兵强马壮,笑傲江湖,站在高处,难听的话也听几句,兼听则明,都是为了相声好。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你的新段子呢!

好多话,也不只是说给郭德纲听。上海有品吹相声会馆,北京有星夜相声会馆、西安有青曲社,成都有哈哈曲艺社……他们大多年轻,有活力,有冲劲。这些年,他们找准了艺术形式与新时代内容的结合点,给相声注入了现代的活力。路还很长,一起加油,共同努力。

对了,曾经的晚会相声让人“难忘今宵”,也应该加油。不好笑的原因,不是高雅,而是故步自封。

中国的相声文化深厚,追随者众多,加上现在网络传播力空前强大,所以无论是剧场,还是在晚会上,只要有好的作品,酒香不怕巷子深。不只是海峡两岸,全世界说相声的团结起来,就一定能迎来相声的春天。

这里,就先给相声拜个早年啦,一帆风顺,笑口常开。 吴翔

给相声拜个早年



■郭德纲资料照



我在现场

申城大雪阻挡不住红火的年味儿。“阿拉过年”大世界非遗中国年狂欢节昨日启动,将持续至2月14日。糖人、面人、兔子灯、灯谜等民俗物件儿,邀游客在热闹团圆中喜迎新春;敦煌展和“越剧十姐妹展”,则洋溢着浓得化不开的“文化味儿”。

中国人的年是唤醒味蕾的年和一家团圆的年。这边厢,新年市集的传统点心、干果炒货、年夜饭礼盒和老字号年货琳琅满目;那边厢,非遗

“阿拉过年”有噱头

大世界非遗中国年狂欢节启动

互动项目让一家人其乐融融。

传习教室内,民间艺人马鹏的棕编课堂依旧座无虚席。身着大红中装的马鹏拿出一根尚未展开的嫩叶耐心示范如何编制蚂蚱。

在接下来的20余天中,大世界仍少不了丰富多彩的非遗互动以及民俗DIY项目:剪窗花、制脸谱、做

灯笼、编中国结、做料器、绘兔儿爷、创作毛猴,让一家人在热热闹闹中感受喜气洋洋的新年。

除了有的玩、有的买、有的逛,“阿拉过年”更是“有的好看”。

4楼非遗主题展厅的一带一路系列展之《驼铃远信》带领游客一秒置身敦煌。步入展厅,13米环幕上敦

煌石窟多媒体动画片宏大绚丽,羽人在色彩斑斓间羽化升天,裙裾如游龙惊凤,摇曳生姿。来自敦煌、龟兹、犍陀罗的艺术在巨幕上相遇交融。

2楼的越剧十姐妹70周年纪念展触发不少人的回忆。展出以一人一个梳妆台的形式,用影像重现越剧艺术家的点点滴滴。

十七年后携太故地重游的孙先生表示,以前大世界主打戏曲牌,如今多元新颖的展览方式倒也有点惊喜,“阿拉过年蛮噱头”。

本报记者 肖茜颖

【开放时间】

1月25日-2月13日
9:00-21:00(逢周三闭馆)
2月14日(周三)
9:00-21:00 小年夜特别场
2月15日-2月23日
9:00-17:00(周三不闭馆)